

# 击筑而歌《大舞台》

宋惠民

(《山东工人报》社 副刊部,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大舞台》在“史料”“演义”“坊间传说”与“作者批注”间游走自如,拓展了更为广阔的叙事时空,延伸了历史画面和人物本质的描写与刻画。这种叙述和议论交互穿插的表现方法,既泾渭分明又灵活多变地达到了“事显理明”和平添情致的艺术效果;其夹叙夹议的语言风格更是“古风犹存”,寓含着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平民命运的关注,彰显出严肃、崇高的精神格调,其与慷慨悲歌、舍生取义的“燕赵群像”一起使作品映射出哲理和诗史的光芒。

**关键词:**谈歌;《大舞台》;燕赵精神;历史题材小说;艺术创新;文学语言

**中图分类号:**I207.4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6)01-0006-06

谈歌就像一座奇绝的火山,短时间的沉默意味着更加壮丽的喷发。这不,正为其博客大半年没有更新胡思乱想,担心这位酒仙兄长会因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浇”出问题,他的一部百万字旷世奇作《大舞台》便面世了。这部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推出的长篇小说,讲述了抗战及解放战争期间,燕赵大地上一群异士豪杰的传奇故事以及他们跨越世纪的壮烈人生、多舛命运。以其宏大的构思、悲壮的主题、独特的视角、梦幻的色彩、简洁的文笔、创新的文体,诠释着谈歌这位有血性、有胆识的新现实主义小说家不同凡响的创作追求。

这部长篇巨著的副标题为“特工风云十三年”,这十三年正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50年代那段腥风血雨的岁月。日寇铁蹄蹂躏神州,柔弱善良的国人不得不奋起抗争,像被逼急了的羊群亮出锋利的犄角;抗战胜利后,内战烽烟再起,百姓脸上的喜悦重被愁云遮蔽。国难家仇,正义邪恶,生死荣辱,爱恨情仇,世态炎凉……一个个似可触摸的血肉丰满的人物在你眼前流着血、淌着泪,或弱弱地倒下,或坚强地挺立,或卵石般圆滑,或卑鄙地偷生;但透过枪林弹雨,看到更多的则是燕赵之士的忠义神勇,以及他们众志成城地挺起来的民族脊梁。听谈歌环环相扣地讲述这个众生百态的传奇故事,险象环生的人物命运就如同希区柯克的悬念一直紧紧地抓牢着你,有时甚至让你紧张得透不过气来。而画面感极强的场景及事件描述,又让你身临其境地忍不住蹙眉叹息,渐渐地被带进一个与书中人物同喜同悲、同生同死的境地。也许是作者意识到了这一点,怕这个黑白影片般“光怪陆离”的迷梦把读者生吞活剥,便用穿越时空的“批注”把你活生生地唤醒过来,让你不致于被书中幻境引得“沉醉不知归路”,高屋建瓴地为你指点着迷津。

当然,副题中的“特工”一词也绝非作者吸引眼球的噱头,曲折跌宕的情节里不乏诸如潜伏、搏击、暗杀、酷刑、金钱、美女、背叛、忠诚、误解、牺牲等特有的“要素”,然而更多层叠交织且令人过目不忘的则是燕赵慷慨悲歌之士的侠肝义胆、为国赴命,正可谓幽燕之地自古多豪杰啊。如此之多的痛苦磨难,如此之多的羞辱委屈,若是七情六欲的凡夫俗子定会觉得跌入万劫不复的十八层地狱,而心里装了神圣而远大之理想者却好似升入了无限荣耀的幸福天堂。有人在评论谈歌《绝土》《绝唱》《绝品》等百余篇“绝字头”

收稿日期:2015-12-02

作者简介:宋惠民(1957-),男,山东济南人,主任编辑,主要从事文学创作和文艺评论。

笔记小说时这样写道：“力图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切入，还原真实历史，记录被遗忘的历史片段。字里行间是燕赵精神、燕赵文化、燕赵风骨、燕赵大地带给人的精神锤炼——直率、内敛，又极具爆发力。在文中我们读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一辈辈人的血性、顽强、奉献、无畏……”这些话用在《大舞台》上，应是再恰当不过。

《大舞台》是部当之无愧奇书，还因为这部鸿篇巨制有许多创新之处。除了构思新、结构新、语言新，最主要的就是体裁新——一部书竟能当作三部曲来读。当然，这是受到了这部书“后记”的启发：“体裁名曰小说，而检阅提纲及素材，应属三分史料、三分演义、三分坊间传说、一分作者批注。”也就是说，读者可以将“史料”“演义”“传说”与“批注”一起来读，也可以将其分开，先读前者再读后者。一起读，既可保持清醒头脑感悟作者的智慧与激情，又可在上下百年的时空间穿梭，体验“过山车”般的刺激与快感；仅读前者，则会沉入那段激情澎湃的岁月，陷入作者营造的梦幻般传奇空间（不过要小心别陷得太深不能自拔）；而只读“批注”呢？那些一针见血的点评，那些“借古讽今”的嬉笑怒骂，那些幽默里暗含的讥讽、春秋笔法加入的网络俚语，让读者恰似酷暑天喝了杯冰镇扎啤痛快淋漓……

如此旷世奇书，怎能不让人爱不释手、探究一二呢？接下来，笔者尝试着从人物塑造、体裁创新等方面，探讨一下谈歌的这部奇书。

## 一、燕赵之士的慷慨悲歌

燕赵区域南有黄河，西北为太行和燕山山脉，其独特的文化特征便是慷慨悲歌、好气任侠。在历史的长河中，骁勇的忠义之士数不胜数，譬如图穷匕见的荆轲、击筑悲歌的高渐离、不食周粟的伯夷、负荆请罪的廉颇、不计前嫌的蔺相如……无论是人物还是典故无不家喻户晓、耳熟能详。谈歌作为生活在燕赵热土上的新现实主义小说家，其血液里流淌的自然不乏忠义之情、侠义之胆，并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了《大舞台》人物身上，其笔下的男男女女俗重气侠、重义轻生，演绎着惊天地、泣鬼神的人生沧桑。

《大舞台》以人物名字为题撰写的章节就达六十余个，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史料中有据可查，有的还是那时的社会名流。作者精心打造出诸多相对独立的空间，在人物、事件、背景确保真实的前提下，以虚构的细节和情节完成人物的塑造，就像是为每一株花草树木建一座“生态园”，记录下植物的品种和其生长所需的土壤、气候与环境，并为其钉上时代的标签。而每个相对独立的空间，都是为了向一个更大的空间敞开，让这些个性鲜明的人物登上更大的舞台，按照人物逻辑和发展规律演义符合历史真实的故事与传奇。燕赵之地的原生态土壤和丰富的历史情节，让秉性迥异的人物内心、行为举止、道德风尚更具地域色彩，所刻画人物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均张扬着刚烈豪爽的性格，哪怕是一带而过的商贩、戏子、游医、赌徒、妓女、土匪、兵痞、算命先生，都像是要操着方言跳出来与你说些燕赵旧事。

人生如戏，开篇人物的出场，便是围绕着一场在保定举办的“全国性杂戏魔术比赛”，而策划这一赛事的则是书中主要人物之一赵元初。他时为保定军界政界首屈一指的当家主事者，但其发迹史充满了人生无常的戏剧性。赵元初上溯几代都是穷人，幼年丧母，父含辛茹苦拉扯其成人，尽管家境贫寒仍供他念了两年私塾，后迫于生计实在念不下去，又张罗着让其拜师学艺，希望他学套安身立命的本领。生活的艰辛和沉重的父爱，令赵元初过早地对生活心怀敬畏和感恩之心，同时亦如其父一样骨子里沸腾着不甘落没的满腔热血。然而，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反差在作者笔下并未结束，赵元初 15 岁那年父亲撒手人寰，他只好跟着戏班子到处流浪，其间怀了孕的老婆竟跟着别人跑了，他本人也被老板撵出了戏班。这位日后腾达的人物，在做了张作霖的副官之后，第二任妻子又怀着孩子被人拐跑，就算是官升至统帅千军万马的司令，千挑万选的丑媳妇照样是红杏出墙……书中人物被如此无情地一次次作贱、戏弄，并非作者出于对他的厌恶，实际上恰恰相反，作者正是用兜头泼冷水的“淬火”方式，给了他过人的肚量和胆识。他不为整箱“黄金”所动，通过了张作霖的考验；他为整饬军纪，下令枪毙了强奸民女的营长；他派人打入日本人的“光和商社”，冒充土匪一锅端了这个贩毒窝点；他为了报恩，放走了与自己老婆通奸的下属；他用身体做盾牌（被弹片削成了“废人”），救了敌方的联络员（此人后来官至察哈尔政府主席兼北平市长）；他忍

辱负重应了“维持会长”一职,暗中却如插进敌特“心脏”的钢刀;他在日伪军特黑白两道八面玲珑,解放后方知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作者几乎没有给他脸上涂抹外部丹青,完全凭借人物燕赵之地的出身、经历、遭遇、氛围、水土乃至气场,揭示出其忠义、刚强、豪爽、睿智、练达的性格特征,塑造出了一位泥沙敢趟、火海敢闯、处事不变、荣辱不惊,虽不拘小节却又可依可信的燕赵侠士。

再说说为收养师兄妹夫妇三个孩子而终身未育、巾幗不让须眉的梅三娘。梅三娘从小随父母学杂戏,是个远近闻名的美人儿,许多人挤到戏台前一半是看她表演,一半是看她沉鱼落雁的美貌。不幸的是她的父母因病相继离世,戏班子人去楼空,正当她无依无靠困顿窘迫之际,是其师叔依照嘱托收留了她,让她明白了“做人要大义”的人生道理。作者是以梅三娘的切身感受,让她深悟了人生大义之理,使之一生奉行宽厚、善良、诚信的做人之道,并以此奠定了她性格的主要特征。而做人要大义,也正是燕赵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斗转星移,已将为人大义理念融入血液的梅三娘,在得知师兄夫妇被冤入狱后,义不容辞地收养了他们的三个孩子。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梅三娘暗自发誓要为师兄妹培养好三个孩子,她严格训练三个孩子魔术技能,让她们一边学习一边登台,并以身作则地教孩子们为人处事之道,在被求婚时她郑重地向准新郎提出了“不再要孩子”的条件。作者笔下的梅三娘视三个孩子为己出,义重如天里有无私的人格和奉献精神,也有燕赵之人的刚毅和骨气。地域、文化、人格的渗透,让三个孩子长成了身怀绝技、各具魅力的巾幗英雄,“梅家班”亦在国难当头时担当起了中共地下交通站的重任。一颗“为人大义”的种子,就这样在燕赵大地上开花结果,每一花每一果在作者精心培育下都是那么的摇曳多姿、馥郁芬芳。

燕赵自古多豪杰,不过谈歌记录、塑造的豪杰,多是生活在最底层的平民百姓,这大大增加了人物命运的多变性和传奇色彩。他自己,就有过由锅炉工到副市长,再到当代著名作家的不凡经历。而战乱年代,人生轨迹更容易上下波动,划出诡异、惊险、多折、迷人、壮丽的曲线。书中的“土司令”张宗民是牲口贩子出身,所率百十号人连地主看家护院的家丁都打不过,虽被国民政府收编为保定警备司令部的独立支队,却仍属无官饷可拿的“编外人员”。然而,人家凭着一身过人功夫和阳刚血性硬是敢跟鬼子拼命,作者是这样描写这位燕赵壮士的:“杀红了眼的张宗民,心中的愤怒被熊熊点燃,他拔出大刀,狼吼着蹿出死尸重叠的阵地——他要跟日本人拼命了。”张宗民可能不知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古训,也未必懂得“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道理,但曾经砸警察局、吃霸王餐、诈降骗鬼子金条的他,面对穷凶极恶的侵略者,想到的只有奋起抗争、以死相拼。作者让读者信服地看到,他身上流的是燕赵人的血,也让读者看到热血男儿并非无情郎。张宗民与梅家二姑娘梅天凤的跨世纪之恋,以及他突然拔起嗓子的那声大喊:“天凤姑娘,我一定要娶你!”真是情似海、义如山。

生为燕赵儿女,个性的张扬自不必说,谈歌在塑造人物时特别突出了其刚烈的性格和传奇的身世。日本人攻进李家集村,村民们拿起猎枪、铁锨、锄头、镰刀与之拼命,137名村民和15名杂戏艺人全部遇难,无一人投降;壮汉曹正汉食量惊人,一顿饭吃下一条猪腿、两根灌肠、十二个驴肉火烧、四个窝头、两碗咸菜、一斤枣酒、一盆菜汤还不饱,当看到鬼子欺负人时抬手将其扔出七八步远,回手又把另一鬼子抛起一人多高,抡起拳头把其脑袋砸成了烂西瓜;保定艺人钱如雪在杀死一名作恶多端的汉奸后,面对围上来的鬼子宁死不降,从鬼子腰中抽出挂刀含笑自刎;风尘女子吕小莲为解救被围抗日力量,引燃了藏在酒馆里的炸药,与十几个日特同归于尽;张宗民躲避日军追击时被一卖糖老汉所救,而当张宗民对老汉表示出怀疑时,老汉为了让他“放心”竟用菜刀抹了脖;跟着张宗民转战千里的司号兵扈天明,直到落实老干部政策查体时,才发现竟然是女扮男装,她在张宗民死后执意要为其守墓……

“慷慨赴死,求仁得仁。惟其义尽,必定仁至”。仁人志士,三教九流,甚至劣迹斑斑的无良者,只要有爱国之心、为抗战出过力的,都会在《大舞台》“燕赵群像”中占有一席之地。谈歌在“后话”里说:“在那些特殊的年代,便有了那些特殊的人物和际遇,继而催生了这部长篇。那时间是荣誉至上、英雄辈出、淘汰汉奸人渣的年代,那时间是中国人知耻知勇、奋不顾身、舍生取义的年代。”在谈歌的《大舞台》里,慷慨悲歌、舍生取义的燕赵英杰比比皆是,他像是在为今天搭建起一条穿越时空的长廊,每有引吭高歌、慷慨

赴死的侠士出场，都会引起信仰缺失的当代人心灵的震颤——这是一种跨越时代的痛悟人生的震颤，让浮躁烦乱的内心得到安宁，让长流的泪水洗清蒙尘的眼睛。

## 二、前无古人的创新体裁

《大舞台》是部当之无愧的奇书，除其结构、语言有独到处外，体裁的创新也是其中的一大亮点。这部小说中有史料、演义和坊间传说，还有作者酣畅淋漓、出奇制胜的批注。读“史料”可了解事件及人物的真实背景，还原那些难忘往事的来龙去脉，客观地聆听时间老人的诉说；读“演义”和“传说”可展开想象，跟着作者来到那片被践踏却绝不屈服的热土，与书中人物一起欢笑、流泪、出生入死；读“批注”则可消除作者与读者间的隔阂，领悟其胸中的峰峦叠嶂、刀光剑影，以史为鉴地观照纷杂的现实生活。《大舞台》既是文学创作，又是历史考证和学术研讨；既是史实与演绎的升华，又是作者与读者心灵的撞击和交融。

小说可以虚构，历史却不能虚构。谈歌《大舞台》中主要人物和事件均有据可查，所依据的是当时出版的报刊杂志、典籍史料，以及对经历过那段岁月的健在者的采访。他在试图把握与历史对话的界线，掌握依附于历史真实性的创作角度，让人物和事件在符合历史原貌的经纬线里行进、演化、高歌和舞蹈。不同于其他历史题材小说，《大舞台》里的史料更加真实准确，并且标明了所用史料的出处，相比较而言更加令人信服、更具说服力和感染力，也更能增强读者的真实感和认同感。与此同时，还具有了历史文献的研究价值，填补了许多历史与现实交割的空白，为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的创新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大舞台》中历史和现实事件的信息量是不变的，然而谈歌通过叙述、表达、描写和反映形式上的千变万化，将有限的信息量无限地放大开来，而且不断地自小说的特定情节中跳出，从更为宏观的高度把控及梳理瞬息万变的故事形态、表述意向，让万千气象的命运、情感、冲突、意识、体验更为清晰和富有冲击力，更能触及到读者内心深处的隐秘世界。作者在叙事中参照现实社会及时下弊端加进的点评和议论，为强调其主观表达的性质特意加了括号，不过这种分水岭式的信息符号并非对小说情节的割裂，而是对情节、表述和人物塑造的深化，例如：

杨营长正值年轻力壮，过剩的荷尔蒙大概每天都在涨停板上，按照当代法学家的“弹钢琴”犯罪理论阐述，杨营长一时控制不住激情汹涌澎湃（老母猪在他眼里也够惹火），用枪逼着姑娘进了庄稼地，硬把姑娘“临时性强奸”了。姑娘哭天抹泪地回到家，家里登时恨天恨地恨蒙了，或是听说过赵元初这个人还算清正，爹娘便集结了十几个亲戚，让姑娘带路，怒冲冲找到驻军来告状了。（你杨营长也太他娘的不讲究了吧？你大小也算是个领导干部了，按照时下时髦做法儿，你至少把人家姑娘弄到饭馆吃一顿，灌醉了再“迷奸”，也算个当领导的体面呀。如此霸王硬上弓，你冒充什么日本人呀？你有“强奸执照”吗？赵元初你这当大领导的管不管呀？）

辛辣、犀利、针砭时弊，这异峰突起的匕首、投枪般的点评，这“指桑骂槐”的幽默嘲讽，这曲径通幽的春秋笔法和时髦的网络俚语，让读者更好地进入到作者设定的境遇，在为下面将要出现的“惩恶”场景吸引的同时，更为直接地接受了作者的好恶和公正。

夹叙夹议是一种写作方法，要求一面叙述某一件事，一面对这件事进行分析、评论。谈歌的《大舞台》在运用这一方法时，除了灵活多变、生动活泼，还有意游离于小说情节，力求更为“客观”地抒发感情，揭示所写对象的性质和意义，并兼顾着总起、提示、过渡和总结等作用。作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出了在史料部分标注下划线的做法，比如：

《保定抗战史料》记载：郑立壮，男，沈阳人。1905年生。曾任国民党保定警备区第六团团长、保定城防独立支队副司令。1937年8月，在徐水阻击日军时牺牲。（写到这里，谈歌笔下情绪格外沮丧。郑立壮是个很有英雄性格的人物，可惜死的太早了，不然，谈歌笔下的郑立壮，必定能有更多的精彩故事奉献读者。可惜，历史不是电影电视剧，谈歌不是导演，郑立壮不是演员，谈歌不能随意置换人物与情节。郑立壮可惜了！）

下划线强调了史料的客观和真实，亦表明了其不同于虚构和演义的重要性，给读者以理性认知的指向。

这种着重于“纪实”的表象,恰合了读者阅读历史题材小说的价值取向,且因其能够具体地记叙事件、传递较为准确的历史信息,成功地丰富了同类作品的创作技巧。应当说明的是,作者的叙是议的基础,议是叙的深化;也可以说叙是议的铺陈,议是叙的点染。其炉火纯青的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的依存关系,拓展了更为广阔的叙事时空,延伸了历史画面和人物本质的描写与刻画。清人刘熙载言“叙事有寓理”,《大舞台》叙述和议论交互穿插的表现方法,既泾渭分明又灵活多变地达到了“事显理明”和平添情致的艺术效果,让人物的性格愈发鲜明,画面色彩愈发斑斓,使这部小说的艺术表现散发出了哲理和诗史的光芒,为中国历史题材小说创新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读谈歌作品多了,便熟悉了他作品的语言风格,厚重、练达、智慧,娓娓道来却又充满了张力,像一位饱经沧桑的智者站在高处俯看芸芸众生。单看其文字,就能分辨出其作品,除了因为看得多,还因为其文笔的巨大魅力,请看《大舞台》中的精彩语句:“天色阴蒙,一派朦胧雪象。浓郁杂陈的年味意犹未尽,恋恋不舍地在街头巷尾流连荡漾……”。“这一天正值中秋。本应皎洁可人的月亮,却仓惶失态,惨白着一张似失血过度的面孔,倚着稀薄无力的云层,在夜空中胆怯地游移,让人看得心头阵阵郁闷”。“双方打响之后,还不到一个时辰,他的队伍已经伤亡过半,整个战场就像个熊熊燃烧的大灶火膛,在日军密集的炮火之下,张宗民的士兵,就像秋后一棵棵晒干了打了捆的玉米秸,刚刚成群结队地填进去一拨,眨眼就烧没了,前仆后继地再填进去一拨,转瞬间又烧没了”。“夕阳下,梅天凤如一个金色的仙女儿,她远去的身影,又如一棵金色的玉树,将她的美貌逐一摇落,漫散在草绳般的山道上”。还有:“雨停之时正值夜半,曹正汉正要下令起程,月光下但见山道上上来了一队人影,待近了细看,曹正汉顿时惊得六神无主了,竟然是一前一后四个穿道袍的汉子,赶着四具僵尸匆匆走来,但看他们走到马车前二话不说,径直将五名特务拉下车,推入那四具僵尸之间。干警们惊得瞠目结舌,木呆呆看着这几个特务也如僵尸一般,被那四个穿道袍的汉子一路赶着走了。”是不是很有悬念、很优美、很简洁、很生动、很耐读、很有韵味,能撩拨得你心弦颤动呢?再就是“批注”部分:“唉,还得说那时候的人知道害臊呀。不像现在,你撞见一回?你撞见十回八回一百回又能怎样?我的爱情我做主!大不了尼玛离婚,老娘早就不想跟你过了呢……”再有:“岁月流逝,过去的盲点逐一被清除,谜底彻底揭开。世界上任何阴谋无论多么精致,都是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穆柏枫终于显出腹黑本相。如此大奸大恶之徒,真让人毁三观呀!”这近乎口语的杂文化语言,表现出作者过人的幽默、讽刺才能,其中的反语、比喻、夸张、双关、婉曲等修辞手段,“生动、泼辣、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给结构新颖的小说增添了妙趣横生的元素,赢得了读者心领神会的微笑。

通过语言的魅力可以感染读者,但不可对语言现象予以孤立,而应结合小说整体系统地加以分析。谈歌的《大舞台》这部颇具创新精神的鸿篇巨制,不仅仅是一个新的外壳和形式,其内在的令人耳目一新的语言魅力,亦是让读者击节叫好的一大看点所在,正所谓“好马配好鞍”呀。首先,语言的历史负重感承载着百年风霜,让人感受到了历史书页的悲壮与厚重。人物的刻画、景物的描写凝练中带着典雅,雅俗有致、气韵飞动、摇曳生姿、趣味盎然,使语言和内容达到了水乳交融、和谐统一。这种传神语境所带来的古典章回小说的意韵,给了读者以身临其境、余音绕梁的阅读体验。而文中的“批注”文质统一、文白错落、微言大义,用磨砺得异常锐利的笔锋剖析着人生、社会、过去和现在,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解气。此外,暗藏锋芒的“春秋笔法”精妙绝伦,“每用一字必寓褒贬”,正如左丘明发微探幽对孔子《春秋》的精当概括:“《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怨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

语言学的重要流派之一“布拉格学派”,强调语言是一个功能体系,对语言现象的评价应着眼于它的功能。谈歌《大舞台》中的“特色语言”,其功能便是为创新的小说体裁服务。古人云“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这正是对谈歌“古风犹存”的夹叙夹议语言的最好诠释。其掌握的风格、火候及生动性,对盘活全文、深化主题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相信每位有良知作家的每一篇小说,都有其民族性的伟岸背影。伟大而又多灾多难的汉民族在儒家思想影响下,其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平民命运的关注,使谈歌的这篇小说虽是历史题材却主要是为了和现实对照而作,剑指当代人文精神的缺失和道德的滑坡。小说结构和语言的创新,便是为了更好地传达这一意念。“话必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谈歌所用

语言尽管“俗”,但不庸俗、低俗,映射出的精神和格调却是严肃、崇高的;即使书中的小人物,也以鲜明的语言刻画为热血意气、一生豪情、重仁义道德和民族气节的另类英雄。如一篇评论所言:“有一种铺天盖地的浩然正气和‘雄风’,读后让人叹服、动容、落泪、震撼,使读者心灵陶冶、精神净化,享受浓郁的精神洗礼。”谈歌认为,历史中的优秀文化和传统美德,是重塑民族精神的重要支柱和源泉,应该得到弘扬和再发掘——他在小说创作中不断地创新和探索正源于此。

### 三、余论

谈歌是一位从工厂里走出来的作家,嗜烟好酒的他一身敢作敢为的正气。我们相识 27 载,却只见过一面,对其了解多是通过他井喷般创作出的诸多作品。记得 1987 年金秋时节,我和谈歌的小说同获《工人日报》文学创作一等奖。去北京领奖时,见到了戴着鸭舌帽、眼镜如瓶底般的谈歌,从此便开始关注其创作,并以曾与其一同获奖而自豪。有段时间,甚至将有没有谈歌作品,作为是否选购《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的标准,而谈歌也总是不会让我失望,当时全国几家有影响的文学刊物的头条被他占去了大半。

一晃 27 年过去,除了读谈歌的作品,我与他的交往仅限于网络和电话。谈歌的博客很火,关注人数上万、访问量近千万。在博客里,可以近距离领略到谈歌过人的文采和博学,看到他的疾恶如仇、仗义执言,感受到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情怀,欣赏到他功力深厚、古朴苍劲的书法,还间接地得知了他的酒品与海量。更为让我感慨的是,尽管他既要创作又要应对各种纷杂之事,仍能在我提出要求后悉心指导我的创作,切中要害地指出不足,甚而亲自为我拟定标题……这自 27 年前传递过来的兄长般的关爱,有时竟会令我禁不住热泪盈眶;这温暖了 27 载的友谊(相信还会继续下去),将是我终生受益的财富。

这是题外之言,结尾还是用谈歌的话认知其创作宗旨:“我写了不少历史小说,其实主要还是着眼于现实。历史只是我思考现实的一个路径,要说的还是当下的人和事。如今,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还不如古人做得好。丢了思想文化传统是很可怕的。我多年的写作体会是:在社会诸要件之中,道德是核心。道德一旦崩盘,什么都不要再讲。”

仅以此为慷慨悲歌的燕赵之士和光彩夺目的《大舞台》击筑而歌!

## *The Grand Stage—A Chant in a Heroic but Mournful Tone*

Song Huimin

(Shandong Workers Daily, Jinan, Shandong 250100, China)

**Abstract:** *The Grand Stage* integrates different literary styles includ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historical romance, folk legend and annotation, which expands a broader narrative time and space, extends historical picture and deepens the description and depiction of human nature. The expression method interweaving narration and argumentation has achieved the artistic effects of reasoning things out and arousing emotional appeal. The language style integrating narration and comments possesses ancient characteristics, implies a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concern about civilian fate and demonstrates solemn and sublime spiritual state. The language and those heroic characters in this novel have reflected profound philosophy and historic meanings.

**Key words:** Tan Ge; *The Grand Stage*; Yan-Zhao spirit; historical novel; artistic innovation; literary language

(责任编辑 王作)